



梦

高宝军 著 | 野村梦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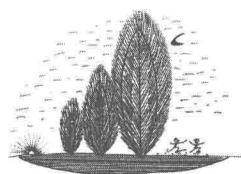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高 宝 军



著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野村梦语 / 高宝军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2

ISBN 978-7-5354-7199-4

I. 野… II. 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12187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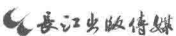
策 划: 大 卫

责任编辑: 沉 河

装帧设计: 大卫书装+魏义福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三河市宏兴印刷厂

开本: 700 毫米×980 毫米 1/16 印张: 13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08 千字

定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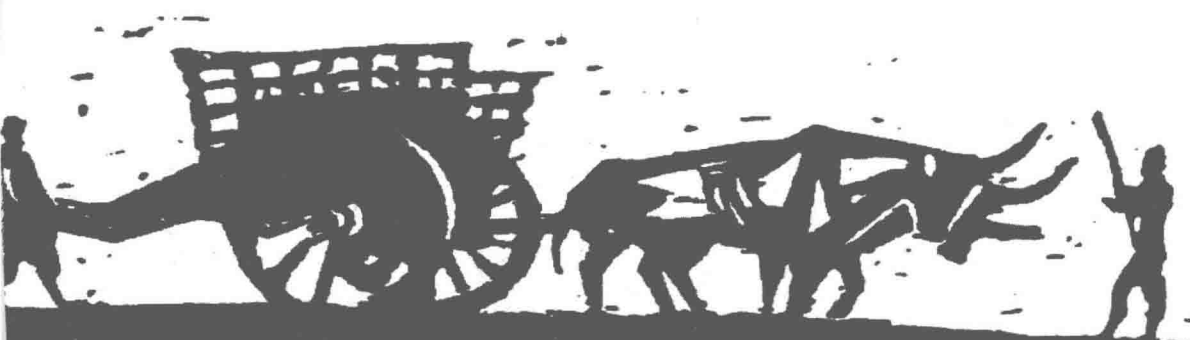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野 村 梦 语



这个地方我绝对没来过，但这个地方我怎么



看怎么觉得熟悉，什么原因我说不清楚

/ 自 序 /

陕北有句土话：“难道还没有二亩三分地种也？”

种地是陕北人最普通的劳动，二亩三分则是一度时期官方分配给农民的最少土地面积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：我才不管你当官掌权的，只要不犯法，难道我连最普通的农民也做不成？最少的二亩三分地也不让种了？

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消极，其实是一种状态，是一个人的自我、自然和自在，也就是我所说的二亩三分地。这二亩三分地，不一定就非得是地，就是种地也不一定就是二亩三分，它只是一种心情而已。一个人从小到大，从自然人到社会人，将要在不同的岗位上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。这个过程，只能叫作工作，只能叫作生计，它不一定是你的兴趣。只有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让心灵抵达自由，心情得到寄托，价值得到体现，这才是自己的二亩三分地。

作为一个作家，也各有各的二亩三分地。莫言的二亩三分地在高密市，陈忠实的二亩三分地在白鹿原，贾平凹的二亩三分地在商州。这是因为他们一是想写，二是好写。我虽然不能和这些大家相提并论，但状态也是这么个

状态，写陕北就是我的二亩三分地。

这几年，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有关陕北的文章，多为散文体裁，什么有趣就写什么，想到那里写到那里。可以说，从正月初一写到腊月月尽，从糜谷高粱写到白菜萝卜，从阴晴雨雪写到树木草蒿，从生产生活写到民俗民风，最后自然而然地写到了人。在写人的过程中，我先是按行业工种分类，写过做石活的石匠、做木活的木工、说书的瞎子、唱曲的后生、红白事上的“总管”、牲口市上的“牙子”，后来还觉得不过瘾，又以年龄性别为序，写过陕北的老汉、老婆、汉子、婆姨、小子、女子等等。写得都是身边的人，说得都是遇过的事。后来有朋友建议：

“你熟悉这么多人物，何不写成小说，小说的核心就是人物。”由于当时散文写得顺手，加上工作也不是太忙，便动笔写了起来，而且直接上手写长篇！

谁知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完全不像朋友说的那么轻松。我将自己熟悉的人物照朋友说的办法集中了一番，归纳了一番，提炼了一番，想象了一番，便形成了腹稿。开先，我把所有人物都展开来写，但不行，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，写着写着就乱了套，相互连不起来；之后，我又以一两个人物为线索，围绕着这一两个主人公往开拓，也不行，人物顺了，结构又散了。最终力没少出，夜没少熬，不但成果不大，还使自己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。不写罢，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，总是不甘心；写罢，又一步也推不前，只好放下了。就在这时，我接到了

援藏任职的通知，这样一来不但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找到，连时间也没有了，只好作罢。

说来也巧，就在我不得不放弃时，当初建议我写小说的朋友再次出现，他看了我写下的人物笔记后，认为这些笔记本身就是小说，之不过不是长篇罢了，笑我“骑着驴找驴”。我先是不信，后来顺着他的思路又将这笔记看了两遍，还真的越看越觉得像小说了。于是，我就利用在西藏自治区党校学习时的空闲时间，将这些笔记按人物分开，一篇写一个人，长一点的算为中篇，短一点的定为短篇，也就有了这本书。

书名定为《野村梦语》，让人觉得有点神神道道，是因为录入书中的十篇短文，都是些乡村的故事，过去的回忆。乡村因年久多为荒村，回忆因时长好似做梦，而写这本书就像是整理梦中的情境，故以此而命名。由于初写小说，自己也不太满意，但因工作原因，只能是丑媳妇先见公婆了。不管它是个什么样子，它毕竟有我作务时的汗水，是我二亩三分地长出的庄稼，只能请方家赐教，读者批判了。

是为序！

/ 目 录 /

001 鲍二进城

012 野村梦语

033 老梁

043 村支书张三

063 有钱

071 张捣鬼

079 『活眼眼』

109 黑婆姨和白婆姨

130 马家父子

138 狼沟王宁

鲍二进城

鲍二是鲍家河村人，当了半辈子乖人，受了半辈子恹惶，活得就像山坡上的草一样，瞎瞎好好没人理会，没人关心。他本来是有大名的，因为没人叫，不但别人没记住，自己也忘了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村里开会选举乡人大代表，县上派人来抽查参选率，叫到鲍树忠时，不但没有人答应，连这个人是谁也没人知道。县上的来人以为村人糊弄他，立逼村干部一个人一个人地比较查对。整整折腾了一个上午，才知道这是鲍二的大名。

村干部这才松了口气，都笑着说这是“骑着驴寻驴”；县上的干部也笑了，边笑边把这名字端端正正地写在一片纸上，要鲍二的儿子好好保存；有几个尖酸的人在旁边取笑他儿子：“这可要记牢哩，可不能不知道自己是誰的儿子啊！”鲍二的儿子也是个乖人，那时正跟一个亲戚当粉刷工学徒。

岁月如梭，光阴似箭，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。鲍二的儿子粉刷工出了手，还学会了裁玻璃、做铝合金门窗，最

最后连装修楼房的手艺也学会了。他自己在社会上站稳了脚，还娶了媳妇，生了孩子。鲍家的日子一下好过了，儿子和媳妇在县城挣钱，鲍二在村里作务那点承包地，老伴看管着小孙女。每过个半月二十，鲍二的儿子就骑着摩托带着媳妇回来了，一进村就把喇叭按得格哇哇地响，逗得前后村里的狗可嗓子咬。村里那些老头老太太问：回来做甚哩？没等鲍二的儿子回答，儿媳妇就抢先回答了，那声音脆格生生的，像银铃铃一样好听：“回来看看老人，把我大我妈留在村里不放心！”羡慕得这些老头老太太们脑摇得格筛筛的，眼泪花在眼里扑汪汪地转，一声一声地长叹气：“唉，人家鲍二前世做了好事，修下这么大的福分；咱们前世不知是杀了人还是放了火，儿女也和人家不一样！”

其实，这伙老头老太太让人家哄了。鲍二的儿子和媳妇并不是回来看老人的，而是回来看他们的孩子。谁若不信，你看他们拿回来的东西就心里明白。这各式各样的玩具老两口不会玩，卡通画片老两口不可能看，锅巴和坚果老两口咬不动，只有香蕉和火腿肠他们有分子，可儿媳妇还千安顿、万叮嘱：“这两样东西老年人不能吃，吃了香蕉肚子吼，吃了香肠粪便秘，可是要记牢哩！”

当然，要说一点东西也没给老人带，还不太客观。有时他们也带回几件半新不旧的衣服，那是鲍二的儿子给人家装修时主家不要了捡的，但他媳妇却硬是说花钱买的，一进门就给老人穿开了，一边穿一边歪着头看，嘴咂得

“啧啧啧”响：“看看看，多合适，就像给你们订做的一样。”鲍二和老伴要说话，可那些衣服领口本来就小，加之又是套在现穿的衣服上的，浮一层，底一层，脖颈里的扣子一扣，风纪钩儿一勾，憋得气也快出不来了，还能说个啥？

有人会说：一家人嘛，老人也看，孩子也看，还能分得那么清？新衣旧衣都是衣，还敢如此“驳弹”？其实不是“驳弹”，那可是实格扎扎的实事。谁若不信，看他们离开时的样子：一是带的东西多，二是走的时间晚；且不仅带的东西多，还带的特别有讲究。比方说小麦，不要旧的要新的，不要原粮要面粉，不要底箩要头箩。菜蔬也一样，能洗的要洗净，能粗加工的要加工成半成品，总而言之，一切为了他们方便。为什么走得晚呢？两个原因：一是收拾东西费劲，早了走不了；二是拿的东西太多，看着不太美气。因此，总是天不黑不动身，且一动身就把摩托车的大灯开得明晃晃的，不要说人看不见，就是那些狗也被灯光耀得屁股坐在后腿上闭着眼睛嚎。

就这样一月再一月，一年又一年，无人知道鲍二儿子的摩托车在鲍家河沟里跑了多少个来回，只见鲍二老两口头发一年比一年白，皱纹一年比一年深，脊梁骨一年比一年弯。与此同时，他儿子的日子却一年比一年好，孙女的个子一天比一天高。到了前年的秋季，孙女在村里上完三年级，儿子在县城买下单元房，要接孩子进城了。

开初，鲍二和老伴还以为连他们一起接呢，因为那段

时间儿媳妇三天两头坐着个三轮“蹦蹦车”往回跑，一会儿来取木料，说：“给咱们打柜子哩”；一会儿来拉黄豆，说：“卖了好给咱们买地板砖”；只有一次是没拉东西，而是拿走了鲍二手里差不多所有的积蓄，说：“工匠们给咱们把房子装修好了，得给人家开工钱哩！”每一次都是“咱们”、“咱们”的，让鲍二老两口当了真，早就做开了准备。

他们俩不但给亲戚邻居透出了要走的口风，还把担水的铁桶、喂猪的猪槽、甚至锄镰老镢头也答应了借给别人。鲍二老婆还给人家说：“说是借，也只是一句话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快七十的人了，还能活多少年？就是一时半会死不了，儿子也肯定不让我们回来了！”爱得那些邻居老汉老婆憨态态的，拉住老两口的手一个骨节、一骨节地细揣，浑浊的老泪直往下流，颤动着嘴唇说：“唉！我们已是风前的一盏灯，以后还不晓得能见上见不上你们了。”见一次，说一遍，弄得鲍二老两口都不敢见他们了，单等搬家那一天。

好不容易等来了这一天，但儿媳妇的嘴里却没有了“咱们”两个字，而是说开“我们”和“你们”了：“我们走了后，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哩。挑不动水了别挑，用罐罐提，少提点，多跑上几回，权当是散步锻炼身体。咬不动肉了别吃它，熬成汤汤喝，营养都在汤里哩。有事就给我们捎话，我们回来看你们……”

开先鲍二和老伴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后来细细听，才